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第二十回 贈巨金美人仗義 出重洋浪子逃生

倪俊人自與無雙言歸於好之後，一連在愛而近路公館中住了數日。無雙在俊人這邊，雖然定了心。但在美士一方面，仍不免牽腸掛肚。私下打發梳頭娘姨進了幾次城，囑咐美士耐心等待機會，千萬不可在外間胡跑亂走。目下風聲緊急，倘落在偵探手內，老爺決不能與你善罷干休。美士已是驚弓之鳥，聽她幾次三番，差人叮囑，心知俊人、如海二人，正用全力對付他，嚇得躲在黃百城家中，不敢出來。百城見他連日未曾登台串戲，自早至暮，只在書房中踱來踱去，足不出戶，愁鎖眉尖，似有重大心事一般，心中暗自懷疑。又見時常有一個娘姨打扮的婦人，來找美士，兩個人躲在僻處，唧唧噥噥，不知說些什麼，料想美士定必為著什麼事情發作了，不能出面。不是婦女閨味，便是錢債交涉，故而天天躲在家中，唉聲歎氣。隨向美士盤問，美士多方隱飾，百城愈覺懷疑。那天可巧娘姨又來找美士，百城慌忙避出書房，卻私下掩到書房後，側耳竊聽。無如他二人講話的聲音極低，百城聽了半天，也不曾聽出眉目。只聽那娘姨說什麼老爺奶奶，又是什麼包打聽巡捕房外國牢監，美士嘖嘖不已。隔一會娘姨走了，百城又向美士盤問，美士仍支吾以對。百城怒道：「我與你自總角至今，素稱莫逆。古人交友以信義為先，照你這般藏頭露尾，還成什麼朋友。豈不聞朋友患難相共，就使你有不快意處，告訴了我，也可大家想法兒，從長計議。況且你現今耽擱在我家中，倘有什麼秘密之事，被我得知，我也未必至於出去通風報信，給包打聽把你捉到外國牢監巡捕房去。」美士見他發急，又聽他說出外國牢監巡捕房來，知他已聽得方才梳頭娘姨告訴他的話，情知隱瞞無益，不覺長歎道：「並不是我有心瞞你，只因我一時之誤，乾下這件不名譽之事，你素日考究什麼道德不道德，所以我也礙於啟齒。既然你要問我，我又何妨告訴你，難道還怕你出去壞我的事不成。不過你千萬不可告訴你父親。」百城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美士便把自己與倪俊人愛妾這番痕跡，從頭至尾，一一告訴了百城。百城聽說，也不免替他耽驚說：「你這件事未免幹得太大意了。大凡官場中人，別的都不打緊，惟有吃醋心最重，豈不聞作官的不要名譽，只要金錢，有了金錢，好去買田地，買妻妾，這妻妾是他金錢換來的，如何肯讓你受用。」美士道：「人家急得要死，你不替我設個法兒，還同我取笑呢。」百城道：「有何法想，你當日膽子太大了，如今膽子又太小了。我看躲一輩子也是沒用，倘若出去，又恐不妙。」美士著急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百城道：「適才你不是說，那姓倪的巡捕房認得人，故而在外國地界，很有勢力。但在城內，料想沒甚妨礙，你又何必一天到晚，足不出戶，憂悶最能傷人，若悶出病來，不是玩的。那邊既有這個奶奶替你設法，從來做官的耳朵最軟，床頭之言，更為中聽，隔幾天或能將你這件公案消滅，亦未可知。如其不能，我看還是出一出碼頭，待風頭過了，再到上海為妙。躲在家中，終非了局。今兒也是園開會，我父親也在那裡，你何不與我一同去看看，在城內包你不致給包打聽捉去便了。」美士也因幾天不出門，兩腿怪癢，百城叫他同去看也是園開會，很可借此散心，當下便與百城一同出來。他家離也是園原不甚遠，二人一路談談說說，轉眼已到也是園門口。美士見門上黏著一張白紙，大書上海保城大會字樣。美士看了，很不明白，忙問百城：「保城二字，是何意思？」

原來上海自光復以來，有一班人以城垣阻礙交通，閉塞市面，提議拆除，此說一起，那些居住城內，平時為著夜晚歸家，出入不便的，無不贊成，起初不過一句說話，此時將次實行。那一班守舊派人，大為反對，都說這上海城不但是個古蹟，而且鎮奪著閩邑風水，上海灘三字素有謠言，此城一拆，只恐上海全境要攤下水去，百萬生靈，俱葬魚腹，豈不罪過。更有一層可怕的，便是那班外國人，只能將十里洋場作為租界，不能佔據上海全境，全仗這座城垣當作保障。倘若將他拆除，定被外國人占作租界。那時城內居民豈不都受外國人管轄了麼！他們持著這兩個問題，號召一班頑固黨派，自第一問題提出後，那班怕死的果然雲合景從，都說上海城萬萬拆不得。及至第二問題一提出，那贊成不拆城的，反減少許多，你道為何？只因這班人有一部分在城內置有地產，聽說城一拆，外國人便要推放租界，他們莫不暗中歡喜，因城內地價較租界地價賤至百倍，如果放作租界，地皮一定漲價，他們就可發財，故而沒一個人不願受外國人管轄的。這班發起人，見聲勢不及那班拆城的壯，因此借也是園開會，以為聯絡地步。百城的父親黃萬卷，便是發起人之一。美士聽了，暗笑這班人頑固不通，城垣本宜拆除，開會保全，有何利益，但既已來此，卻不可不去聽聽他們演說些什麼，也好作將來笑話材料，隨同百城簽名人常只見會場中人已擠滿，演說台上，姑著一個人演說，但台下又有許多人，忽起忽坐，高聲發言，會場秩序毫無，只聽得一片嘈雜聲音，也不知算是演說呢，還算打架。美士在人背後站了一會，非但沒聽出什麼，反覺得有些頭疼腦漲。萬卷見了他二人，慌忙上前招呼，說你們來有幾時了，美士道：「有一會咧，老伯這裡開會之事如何？」

萬卷搖頭道：「喪氣喪氣，我們這裡開保城會，不料竟有拆城的奸細混入，方才上台演說，被我們逐出去了，只恐裡面還有餘黨呢！這保城一事，少年人多有不贊成者，難得你卻與我們同意。夫城之為物，所以禦敵者也。古人金城湯池，猶恐不固，而今竟有拆除之議，何異自毀籬，能不召夷狄之禍而貽後世之憂哉。喪心病狂，莫此為甚矣。」美士最怕萬卷掉文，聽他又在那裡之乎者也，心中暗暗著急，幸得有人把萬卷叫去，美士如釋重負，忙對百城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百城道：「即來之，則安之，你怎的如此性急？」美士道：「這種開會，毫無秩序，人聲鼎沸，還聽得出什麼演說，我們擠在這裡，聽他們胡鬧，還不如到城隍廟玩去。」百城笑道：「你就是沒長性不好。既如此，待我回明了父親再走。」

美士拖了百城，向外直奔道：「回什麼父親，你若真的要學那古人所說，父母在，不遠遊，遊必有方，只恐還差得遠呢。」百城道：「對咧，若不回他，少停准得吃他這兩句說話。」美士道：「誰教你有這種父親的呢！」百城笑道：「你說出呆話來了，父親可以隨意揀選的麼？」美士大笑。兩人匆匆出了也是園，仍舊步行到城隍廟內，兜了一個圈子，又在得意樓泡茶，直到日色銜山，才相將回家。萬卷正怒氣勃勃，坐在客堂中吸旱煙。一見百城回來，把煙桿頭向地下一擲，厲聲道：「站住了。」美士知道方才那話兒發作，一溜煙奔回書房，不敢出來。晚飯時候，百城仍來陪他用膳。美士笑問：「適才你父親對你說些什麼？」

百城笑而不言。隔了一天，梳頭娘姨又來，美士問他，奶奶可曾替我想出什麼法兒，我在這裡實在躲得不耐煩了，一則朋友家不比自家，常住有許多不便，二則我究竟是個男人，成日的足不出戶，准要悶出病來。你家奶奶，倘有法想個好，如無法想，還不如讓我出幾個月碼頭，再圖相敘為妙。娘姨道：「奶奶教你耐心靜候機會，不可在外面胡跑亂走，沒教你出碼頭埃」

美士道：「奶奶雖然不許我出碼頭，無奈我除卻這條道兒，實無他法，上海地面上，你家老爺耳目眾多，我又不能絕跡不到租界上去。倘被他們拿住，未免連累奶奶。如今你奶奶雖然留我在上海，但我仍不能同他相會，與出門一般無二，反不如讓我出門，到可以彼此放心。還有一層，出門一遭，少不得要幾百塊洋錢盤費，我兩手空空，很是尷尬，因此還要向奶奶商量，拜煩你順便向她提起一句，多少弄幾百塊錢給我，濟吾急需。」

娘姨回去，便把這番許告訴無雙。無雙心中頗不願意美士遠離，聽他的說話，亦甚有理，暗想：這幾天老爺雖然住在我這裡，但我總不便替他討情，這件事固然是他見色動心之過，一半還是我害的。他如今躲在城內，不敢出頭，設身處地，著實可憐。不出來未免受朋友恥笑，出來又恐吃捉，出碼頭果然是萬全之計。但他外埠人地生疏，舉目無親，處處非錢不行，手內空空，怎生動得一步，我不給他幫忙，更有誰肯給他幫忙。無如我一時手頭也沒現款，如何是好。想了一會，在首飾匣內尋出幾顆珍珠，命梳頭娘姨拿到三馬路寶珠店去估看，倘值到七八百洋錢，就給我賣了罷。娘姨領命，到三馬路畫錦裡見有一家三開間石庫門的珠寶舖子，暗想這舖很大，定可多賣得幾百洋錢。誰知店中人見她是個女流，而且是幫傭的打扮，疑她來歷不明，意欲吃她便宜貨，只還二百塊錢。娘姨賭氣，拿到旁的一家估看。這家算還誠實，肯出五百塊買他。又跑了幾家，都不出五百之數，覺得去無雙限價尚遠，只得將原物帶回，告訴無雙，說珠寶店只肯出四百塊錢。無雙皺眉道：「老爺買他的時候，足足化了八百塊錢呢。目下等錢使用，不

得不由他們殺價。你拿去不論多少錢賣了罷。」

娘姨重複回到三馬路，賣得五百塊錢，卻私下藏起一百，只給無雙四百塊錢。無雙歎口氣收了。次日無雙取出這筆錢，又添上幾件金飾，教娘姨拿往銀樓中，兌了十二兩金葉，仍命他送進城去，又教他對美士說：現洋放在身畔最為危險，金葉一物，可以貼身藏帶，而且到處換得到錢，此番出門，最好到東洋去，因他年紀尚輕，若在中國各處，恐受匪徒誘惑，日本地方，學堂很多，有了這許多錢，也可念唸書，長些學問，切不可任意揮霍，流落無成，少年子弟，往往被女色誤了終身，他須要記得此番得罪之由，初不可再犯這件事。聽說日本地方，有一班下處女人，最為混賬，遇見中國少年男子，便百計引誘，教他務須自己拿定主意，休上這班日本婦人的當。異鄉作客，最要緊的乃是衣裳多穿，吃食留意，件件都要自己當心，切不可像在家時那般任意。到了那邊，務必時常給我信息，通信的地方，就由你家轉交便了。幾時動身，也須問個明白。娘姨連稱曉得，無雙又在抽屜內尋出自己一張小照，交與娘姨說：「這張照他日前問我要，我沒肯給他，今兒你替我帶去，對他說，見了這張照，便和見我自己本身一般，休得牽記分心，須要讀書力圖上進。他的小照，我這裡有著，也不必拿他，這些說話，你可記得千萬不可遺漏一句，你去罷。說罷，一陣心酸，險些兒流下淚來。娘姨道：「奶奶休得如此，後來的日子長呢。」

無雙含悲不語，娘姨當下僱車進城，到黃百城家中，找尋美士，恰值美士又同百城到城隍廟遊玩去了。娘姨無奈，只得坐在客堂中等候，又被黃萬卷呆頭呆腦的問長問短，把她問得十分窘迫，幸得造作幾句鬼話，將他搪塞過去。將近黃昏時候，才見美士、百城二人笑嘻嘻的回來，美士一見娘姨，即忙斂住笑容，招呼她到書房內去。百城知趣，自與萬卷說話並不跟他進去。美士走進書房，一開口就問娘姨那話兒有沒有？娘姨道：「有的。」

美士大喜，看她在懷中左掏右摸，心中估量，摸出來定是一大卷鈔票，不料卻是個小小手巾包兒，又見她打開手巾色，露出一張小照，一個薄薄紙包，不覺心中冰冷，暗說糟了，我問她要錢，她卻給我這牢什子的小照，到此地步，還要講什麼虛花頭的愛情，送什麼小照，懶洋洋的接在手中，覺得這小小紙包，分量很沉，慌忙拆開一看，原來是黃澄澄的金葉，不由的心花怒放道：「奶奶把這東西給我做盤纏嗎？」娘姨道：「正是呢，她說現洋藏在身畔，只恐路上歹人多，偶而露眼，最為危險，故而兌了七百多塊錢金葉，以便你容易收藏，而且到處可以換錢使用，比現洋鈔票更為穩當。」

美士聽說，暗暗佩服無雙慮得周到。娘姨又道：「奶奶教你此番出門，最好到東洋，不可到中國別碼頭去，因中國內地各處，常有一班壞人，誘人為非作歹，故而萬萬去不得。東洋地方，學堂很多，你有了錢，也可自己念唸書。」美士聽說，微微一笑，暗想我本有游日之意，他教我到東洋去，果然中聽。講到唸書一層，往日我在學堂肆業的當兒，還時常要裝病逃學，難道老遠的奔到東洋，還要念什麼書不成，可笑婦人淺見，往往說出不近人情的話來。又聽那娘姨道：「據說東洋還有什麼下處女人，最愛勾結中國少年男子，你須記得，此番為著女人身上壞的事，千萬不可再走這個道兒。」

美士聽說，忍不住好笑，暗說她的醋勁也太大了。我在上海，她不許我相與別的女人，我到東洋她又預先定吃日本醋了。娘姨又道：「奶奶說的，這張小照，你日前向她要過的，故命我帶給你，教你以後見了這張照，如見她自己本人一般，不必心中掛掛。」美士點頭微笑道：「奶奶還有別話嗎？」娘姨道：「別的沒說什麼，不過叮囑你，作客不比在家，第一衣裳要穿得和暖，第二吃食須要留心，異鄉外國，沒人替你照應，件件要仗自己，千萬不可同在家時這般大意。」

美士聽到這裡，覺得無雙一片至情，流露言外，心中未免感激，頗悔自己待她沒誠心，很有些對她不住娘姨又道：「奶奶還教你到了東洋，務必常給她信息，那信不妨寄在我家。」說時在懷中摸出一張紙條道：「這便是我家的地址。」美士接過，與金葉小照一併貼身藏好。娘姨問他，大約幾時動身？美士道：「動身必須預備行裝，大約還得耽擱三天五天，你隔兩天再來聽我的回音罷。」娘姨去後，百城進來道：「那邊奶奶替你設法得怎麼樣了？」美士搖頭道：「有何法想？我的意思，不免出碼頭咧。」百城道：「方才那娘姨來說些什麼？」美士道：「她來告訴我，無法可施，教我自己設法，如其也沒法，想還是出碼頭。」百城道：「我原說出碼頭為妙，倘若你早聽了我的說話，也不致白熬這許多日子悶氣咧，但不知你現在預備出碼頭往那裡去？」美士道：「我打算到日本去。」

百城笑道：「你志氣好遠啊，一開口便是日本，為何不說到美國去。你不過出門避仇，又不是去國亡命，緣何要遠涉重洋到扶桑三島呢？我勸你還是往蘇杭等處，暫住數月，待鋒頭過後，再回上海為妙，休得飄洋過海，遠適日本，既省盤纏，又便往來，豈不甚好。」美士道：「你那知此意，我出門雖然為著避仇，但日子長短，一時還說不定，若往中國內地，我又無事可乾，天天玩耍，一則我沒這許多閒錢，二則也要蕩壞自己身子，我平日久欲遊學日本，此時天假其便，一樣的出門，何不到日本去念他幾年書，回來也可乾些事業，你道如何？」

百城聽說，向美士面上端詳了一會，搖頭晃腦的道：「孺子可教也。不料你竟有如此大志，懊悔當時小覷你了。我很贊成你方才那片說話，不愧至理名言，你的見識，委實比我高出萬倍。可惜你當日誤交一班下流新劇家，跟他們登台串戲，幹那吊膀子騙女人的勾當，留下這個污點，有虧道德。倘能把一樣的工夫，用在學問上，將來一定是國家干城之大器也。」說罷，把右腿擱上左膝，頭動不已。美士見他又在那裡發呆，心中十分好笑，暗想我此時正在無聊，何不將這書呆子作弄作弄開開心，假意正色道：「你休重提此事，我已後悔無及的了。從今以後，決計改過自新，學得本領，替國家效力，倘若將來得為總統，一定升你做教育總長，以報今日知己之恩。」

百城笑道：「漂母一飯，尚不望報。我只一言，難道倒要你圖報不成。你如果能改過遷善，將來必非凡品，我等望塵莫及。」美士笑道：「老兄何必自謙，我素知你才高八斗，學富五車，日後教育總長一席，除了你實無第二人可以擔承。」百城笑道：「這個萬萬不敢。」美士道：「你也不必推辭了，姑且擔承幾時罷。」百城連連搖頭，猛然笑道：「呸，你瘋了嗎？這些夢話，說他則甚。我且問你，你往日本去，這筆盤纏和學費，那裡出產？」美士斂眉道：「我正因這件事為難呢，目下已有一百多塊錢積蓄，不知夠不夠。」百城道：「我看你又在那裡做夢了，這幾個錢當來往船錢還不夠呢。」美士道：「照你這般說，我只可不去了。」百城道：「你莫灰心罷。古人云：朋友有通財之誼。豈不聞管鮑分金，千古傳為美談，我與你多年同學，叨在知己，這件事一定替你設法幫忙便了。」美士心中大喜，假意道：「你也沒錢呢！」

百城道：「我沒錢，家父很有些藏著，他素日歡喜好學的人，知你為著出洋求學之故，一定肯幫助的，你休著慌，我馬上對他講去。」說著，連竄帶奔的跑出書房去了。美士見他信以為真，自覺好笑，暗想這書呆子平日一錢如命，不料今兒被我幾句鬼話一哄，竟哄得他情願願，向他老子要錢給我用，真可謂絕世奇聞。我雖然有了無雙的七百多元金葉和那日當典當下來的二百多塊錢，只恐到了東洋還不夠花費，難得他願意貼我，真是再好也沒有的事。大約我吳美士命中應該發財了。想罷，一陣大笑。百城出了書房，見他父親不在客堂中，知他必在樓上時習書室乾功課。原來萬卷家中有兩間書房，樓下一間，叫做二酉草堂，是給百城讀書的。樓上一間，叫做時習書室，是他自己乾功課的地方。除妻子以外，別人不准進內。當下百城奔進樓上，見房門虛掩著，即忙輕輕推開門，閃身入內，只見萬卷正襟危坐，面前攤看一本書，一手執筆，一手扶頭，眼架著大眸子眼鏡，由玻璃中露出兩眼，睜得和銅鈴一般，目不轉瞬的釘在書上，咬牙切齒，似乎要把這本書吞下肚去光景。百城知他父親所做的一部孟子新注，才注得半部，此時正在用功，不敢驚動，只得不聲不響的站在後面。萬卷一回頭，見了百城說：「你上來作甚？」

百城不敢就提那話兒，回說沒事，我上來看看父親注書注得怎樣了。萬卷道：「你來你來，這孟子上陳仲子居於陵，三日不食，耳無聞目無見矣，後來那井上有李，不知還是別人告訴他的呢？還是他自己親眼目睹的？若說是別人告訴他的，上句明明是耳無聞了，如何聽得出？若說是陳仲子親眼見的，則陳仲子業已目無見矣，如何看出？你想想這裡頭還有什麼別的意思嗎？」百城想了一想道：「我也看不出什麼意思，大約是孟子失檢罷。」

萬卷道：「我也這般想，但孟子者聖賢也，聖賢而失檢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只是我那新注，頗難下筆，倘直注是孟子失檢，

一則對不起古人，二則孟子聖賢之名，被我輕輕一注，豈不大受影響。吾人執筆，須要宅心忠厚，不可逞一時之快，貽後來之憂。昔金聖歎評三國志，以關公誅顏良、文丑為刺顏良、文丑，一字輕薄，致召殺身之禍，可不慎歟。故我已做了一篇代孟子彌縫缺點的注腳，你看如何？」說時將一張濃圈密點的草稿，給他觀看。百城見紙上潦潦草草，寫著：夫陳仲子者，古之負氣人也。居於陵之上，室人偶忤之。仲子憤然曰：「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。」
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乃遷至井邊居焉。且效伯夷叔齊之恥食周粟。然人孰無饑，仲子負氣耳。當其饑火中燒時未嘗不大張厥口，以求一嚼而快意焉。乃於百無可食之中，瞥見井上之殘李焉？是李也，其巨異常，惜為糟食其實且過半矣。仲子默付曰：「吾聞糟食之果，其實必甘，予其取而食之，乎顧予已設誓矣，無寧不食，一日不已至二日，二日不已至三日，三日而仲子之目欲視而無光矣，耳欲聽而無聲矣。且饑腸雷鳴，不能自抑。仲子憬然曰：予其死，乎聞之人之將死也，五官百骸，為之先驅，而心最後焉。今予耳予目已死矣，予心之死，亦在指顧聞耳，奈之何哉，然予死不食耳，得食必無死，顧得食亦匪易，彼井上之李，其予之續命湯乎，第仲子目無見矣，焉得李，猶幸有匍匐摸索之一法也。於是虎嚙狼吞，三咽而荊未幾而仲子耳始有聞，目始有見，世之好為負氣者，可以鑒矣。百城看罷贊道：「父親所注極是，當時大約真有這片道理，孟子未曾提及，卻在千古之後，被父親說破，不知父親怎樣理會出來？」

萬卷笑道：「你年輕少不更事，須知人生在世，立德立功立言，惟立言始能傳流萬世，不可不以慎重出之。動筆之時，一定先要閉目靜坐，息慮寧神，然後心與神會，腕與心通，筆之所至，無往不利。還須一稿之後，幾經推敲，才可行世。我做書即本此意。剛才寧神默坐時，彷彿陳仲子在我面前，親口告訴我這一片道理，故我才有此妙文。近來往往有一班人，早上動筆，晚間出書，不管文理好歹，不問看的人有益無益，只消騙得錢到手完事。這班人不能當他立言，只可當他出貨。譬如一個磨子，上口裝了米，下面可以研出粉來，這種人肚子裡袋下飯去，一部分化作文字行世，一部分變成尿糞肥田，各有妙用。」說罷大笑。百城見他高興，乘間告訴他美士欲往日本求學，萬卷也十分贊成，說日本讀書，果然很好，皆因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，徐福奉命往海外三島求藥，攜帶童男女五百，一去不還，這便是日本人的原始。當時徐福很有些書籍帶去，故中國所無的書，日本頗有流傳，若去讀書，必能長進許多學問。難得他有此大志。百城又提起美士因缺少盤纏學費，欲向我家借幾百塊錢應用。萬卷一聞此言，勃然變色道：「什麼話。他既然沒錢，還要到日本去則甚？中國又不是沒有學堂，要做什麼花頭到日本，去成什麼用！你莫替他做說客，也休上他的當。這種做戲的人，最靠不住我有錢，自己花費不來，還要他代花不成？快去回絕他，沒錢可借，再教他趕快搬移別處去。他在這裡白住白吃了半個多月，不要他貼房飯費，也算客氣透頂的了，還想借錢用不成？真是豈有此理。」說罷，氣得臉都青了。百城遭了一鼻子灰，諾諾連聲，退出時習書室，心中不勝懊喪，深悔適才在美士面前誇下大口，此時如何回覆。左思右想，暗說有了，我歷年積蓄下的錢，也有五六十塊了，不如拿來送給美士，也可盡朋友之誼。當下回到自己房中，在枕頭底下摸出一個小小手巾包，打開一數，共有五十六塊錢，自己留下六塊，拿著五十塊錢，下樓到書房中交給美士說：「父親因一時手頭不便，這五十塊錢是我自己的。」

美士笑逐顏開的收下，再三稱謝。百城又問他可曾擇定行期，美士道：「我看報上大後天三菱公司有一隻神戶丸，開往日本，我意欲搭這號船，不知可來得及。」百城道：「你還要預備什麼呢？」美士道：「沒甚預備，只消弄幾套洋裝，和東洋服裝到手，就可動身了。」百城道：「做起來，只恐三五天來不及罷。」美士道：「新做的自然來不及，我有一個朋友，素做出租戲裝班底生意的，這種舊衣服很多，明兒寫封信叫他來，向他買幾套便了。」百城點頭稱是。次日美士果然寫信叫他朋友到來，只化了三十塊錢，買得十來套西式衣服，和日本衣服，還有四五頂帽子，百城連說便宜。美士道：「這些東西，他都在北京路舊貨店買來的，三十塊錢還有賺頭呢。」

第二天一早，無雙的梳頭娘姨又來打聽美士行期，回去對無雙說了。無雙柔腸欲裂，暗暗傷心，忙教娘姨在泰豐公司，買了十多塊錢路菜，送與美士，又千叮萬囑，教他路上寒暖不常，善自保重。自己因出門不便，恕不能親送了。美士頗為感動，到得啟程這天，美士清晨起來，將行李等件，一一結束停當，僱兩乘黃包車，一乘載著行裝，辭了百城父子，正待登車，忽又轉念道：「不好，我往三菱公司碼頭，勢必經過租界，若被偵探遇見，豈不仍要吃捉，那時真變作功虧一簣了。」百城見他踟躕，忙問為什麼事？美士說了，百城道：「啊唷，我也不曾料及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美士猛然失笑道：「有了有了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定可掩過偵探的眼目。只消一登船，就可太平無事了。」百城拍手稱妙。當下提著皮包，重複回進書房，取出一套日本裝穿上，又把當日扮戲用的一片假須黏在上唇，百城見了大笑，說活像一個賣雞蛋餅的蹩腳東洋人。美士笑道：「只消逃命，那管蹩腳不蹩腳。」

化裝既畢，又將一頂小帽戴上，帽簷壓至眉際，提著皮包，辭了百城，出來跨上車，拖出西門，直向三菱公司碼頭進發。美士一路上心旌搖搖，恐被偵探看破。見有人望他，慌忙把脖子向領內亂縮。幸得他所穿的東洋大衫，領口寬大，故而下半個頭埋在領內，上半個頭罩的帽內，沒人識破。一到碼頭，先將行李落了船，然後再到公司中購買船票。那公司中賣票的日本人，只當他是本國人，操著日本語同他攀談，美士忙道我是中國人呢。那日本人對他仔細看了一看，才知他是個贗鼎，不覺笑將起來，即便改口講那三不像的中國話，問他姓名職業，美士假捏了一個名字，推說是做小本生意的，那人又向他要小照，美士驚問所以，那人告訴他中國人要到日本，須在護照上黏貼小像，否則不准登岸。美士幸得身畔藏有一張二寸照片，即忙取出給了那人。那人一看，說以前的照不行，一定要新近拍的。美士道：「這張照我拍得不滿一個月呢，怎說不是新近的。」那人道：「你莫說謊罷，照上還沒鬍子，你嘴上的已這般長了，一個月那有這樣快。」美士笑道：「我的鬍子是裝上去的，你不信，我除給你瞧。」那人大笑說：「你這支那人也忒殺古怪了。」